

《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

方一新,高列过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分别功德论》是一部失译经,旧附“后汉录”。但以下语言现象表明这部经不像是东汉译经。(1)在语法方面,被动句中,“被”字式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达到22.2%,而东汉佛经没有“被”字式被动句。疑问句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语气助词的种类与东汉佛经不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气助词是“耶”,而东汉佛经是“乎”,出现新兴语气助词“那”的可靠用例;反复问句“颇……不”的使用频率比东汉佛经高,特指问句疑问词语“何者”、“何等人”东汉佛经未见。(2)在词汇方面,佛经译名“阿那律”、“阿练若”、“耆婆”、“耆域”、“南无”、“岚”以及普通语词“双生儿”、“骆驼”、“算术”、“秃头”、“殊途同归”等,在东汉佛经中均未使用。据此综合考察,这部经的风格和魏晋时期的译经相近,最早也只能是三国时期的译经。

[关键词]佛经;语法;词汇;东汉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5-0092-08

《分别功德论》五卷[1] pp. 30-52),失译者名,旧附“后汉录”。吕澂云:“失译。作迦叶阿难造[祐]。附后汉录[房]。原题称经,今依仁录改正。”[2] p. 77)也就是说,该经在较早著录佛经的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中未署译者,至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方附“后汉录”。这是文献著录的情况。由于《分别功德论》附“后汉录”,故一般都把它当作东汉的译经对待。但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从语言的角度看,《分别功德论》不像是后汉人翻译的佛典,倒是和魏晋译经的风格相近,把它当作东汉的语料来徵引使用,是有问题的。兹从语法和词汇两方面略作考述如下,以就正于博雅。

(一) 语法方面

1. 被动句

《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有三种形式:“为……所”、“见”字式、“被”字式。

(1) “为……所”这是上古汉语被动句式的沿用。此句式在《分别功德论》中有5例。如:

意欲舍去,反为对所牵。[1]卷二 p. 34a)

惟有如来圣众四双八辈之士,不复为四驶所漂九止所索耳。[1]卷三 p. 38a)

(2) “见”字式,先秦已见。此句式有2例:

所谓忍度者,见骂见毁,默受不报。[1]卷一 p. 33a)

我若不良,自可保试,见狂如是。[1]卷五 p. 50b)

(3) “被”字式,是中古新见的被动式。此句式有2例:

[收稿日期] 2003-04-1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Z02YY4)

[作者简介] 1. 方一新(1957-),男,浙江黄岩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及训诂学研究;高列过(1974-),女,陕西周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古汉语。

目连被打,身子下肠。[1]卷二,p.37b(“打”是纯粹的动词,这是一例可靠的“被”字式被动句。)

罗云自被约敕以后,未曾复犯如毫厘,故称第一持戒也。[1]卷五,p.51b(“以后”在动词“约敕”后使用,表明“被”成为一个纯粹的被动标志。)

这两例“被”字式;“被”后面没有出现行为的主动者,这是早期“被”字式被动句的特征。

如表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中,“为……所”和“见”字式两类相加为78%;“被”字式为22%。在笔者用来对比的34种东汉译经中,尚未见到确凿可靠的“被”字句。

表1 《分别功德论》被动式统计

被动式	次数	比率
为……所	5	55.6%
“见”字式	2	22.2%
“被”字式	2	22.2%
合计	9	100%

因此,从被动句的角度看,《分别功德论》应该不是东汉时期翻译的^①。

据曹广顺、遇笑容研究,魏晋佛典的被动句仍以“为(见)字句为主;“被”字句较为少见[3]:

表2 几部魏晋佛典的被动式统计

佛经	为(见)字句	被字句
撰集百缘经	87%	13%
六度集经	87%	13%
旧杂譬喻经	81%	19%
生经	69%	31%

显然,《分别功德论》的被动句句式的分布与曹、遇两位统计的《旧杂譬喻经》、《六度集经》、《撰集百缘经》等几种三国译经大体相似。这样看来,《分别功德论》即使不是东汉所译,其翻译的年代距东汉也不会太远。

2. 疑问句

(1) 疑问句语气助词

①使用频率。先看整体使用频率。《分别功德论》疑问句共310例,其中121例疑问句使用了语气助词(共124次),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约占总数的39%。东汉佛经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东汉佛经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约占总数的6.9%。另外,翻译时代较晚的几部东汉佛经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比率如下: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为27%^②,竺大力共康孟译《修行本起经》为15.5%^③,昙果共康孟译《中本起经》为19.5%^④。

再看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分别功德论》有特指问句203例,使用语气助词的有52例,约占25.6%;是非问句28例,全用语气助词;反问句39例,有36例使用语气助词,约占92.3%;选择问句10例,9例使用语气助词,为90%;反复问句30例,1例使用语气助词。东汉佛经中,特指问句使用语气助词的约占3%;是非问句占64.3%;反问句占19.6%;选择问句占48%;反

① 唐钰珉(1991)所提供的表格中,认为《中本起经》中有一例“被”字式被动句,也许是下面这一例:“后来弟子,谓火害佛,悲唤哀恸;瞿昙被害(‘被害’二字宋、元、明三本作‘世尊无常’),我生何为?”这一句有异文,并不可靠。见《汉魏六朝佛经“被”字句的随机统计》,《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

② 《成具光明定意经》,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译出。

③ 《修行本起经》,汉献帝建安二年(197)译出。

④ 《中本起经》,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译出。

复问句占4.2%。除反复问句外《分别功德论》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整体使用频率都比东汉佛经高。就单独的几部佛经看《成具光明定意经》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约为23%；是非问句、反复问句仅1例，全部使用了语气助词。《分别功德论》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与之很接近。但《成具光明定意经》共33例疑问句，特指疑问句30例，是非问句、反复问句、反问句仅1例。许理和认为，支曜的译经风格更多的是个人的创造性^①，参照价值不大。《中本起经》疑问句总数及各种疑问句分布比例与《分别功德论》相近。《中本起经》有疑问句205例，特指问句130例，使用语气助词的句子约占7%；是非问句26例，约84.6%使用语气助词；反复问句27例，约占11%；反问句18例，约占33.3%；选择问句、比较问句各2例，没有使用语气助词。再参照《修行本起经》的情况，特指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约为4%；是非问句11例，选择问句1例，全部使用了语气助词；反问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是6%。

可以看到《分别功德论》各种疑问句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东汉佛经。据我们考察，整体上看，东汉佛经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的比率频率随着译经时代的推移逐渐提高。《分别功德论》使用语气助词的疑问句比率如此之高，和东汉译经迥异。总之，从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看《分别功德论》不像是东汉的佛经。

②语气助词的种类及分布比例。《分别功德论》疑问句语气助词的种类及分布比例如下：耶，在83个疑问句中使用了85次^②，约为该经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总次数123次的69%；也，使用20次，约为16%；乎，9次，约为7%；另外“者”3次；“那”2次；与(欤)2次；哉2次。如：

何以复作此谩说耶？[1]卷二 p.34c)

迦叶谓比丘尼曰：大妹，阿难有二事可耻。何所为恨也？[1]卷二 p.34b)

王心念曰：当何方便化此弟乎？[1]卷三 p.40a)

遍观世界，谁不来者？阿那律即观，世界尽来。[1]卷四 p.40c)

江神女曰：看此比丘已复骂欤(宋、元、明三本及宫本作‘与’)？愿世尊说此本末。[1]卷五 p.49b)

不净之溢岂由心哉？[1]卷五 p.47b)

这和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的整体面貌很不相同，也和《中本起经》差异很大。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共见212次，使用最多的语气助词是“乎”，共86次；其次是“取(邪、那)”，共71次；“者”47次；“也”4次；“耳”2次；“尔”1次；“哉”1次。《中本起经》取(邪、那)17次；乎22次；哉1次。例如：

世尊威神，明仪煌煌。迦叶情悸，蒙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谓是天人，其目复袂。后思乃解曰：得无是白净王子悉达者乎？[4](卷上 p.150a)

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钱，集布满园，尔乃出耳。”重问：审实尔不？“瘠谓价高，子必不及。戏言：决耳！复何疑哉？[4]卷下 p.156b-c)

非常明显，东汉佛经“乎”是疑问句最主要语气助词，其次是“取(邪、那)”。《中本起经》中两者的使用次数比较接近，但“乎”仍较多；“也”使用频率非常低。从语气助词的使用面貌看《分别功德论》不像是东汉的译经。

③疑问语气助词“那”。“那”是一个新产生的句尾语气助词，表示感叹和疑问两种语气。这里要讨论的是作疑问句的语气助词。

①《关于初期汉译佛经的新思考》顾满林译，指出支曜的译经“表现出另一种高度的个人创造性”。《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第294-295页，巴蜀书社2001年版。

②有2例选择问句的两个分句的语气助词都是“耶”。

阿育王曰：‘我暂出游，卿等云何便作此事？我铁轮不在那？何乃如此纵横耶！’[1]卷三，p.40a)

拘律陀见来颜色异常，疑获甘露，寻问：‘得甘露那？’曰：‘得也。’[1]卷四，p.41b)

第二例‘那’，宋元明三本和宫本作‘耶’。撇开这例不算，《分别功德论》还有1例。关于句尾疑问语气助词‘那’，朱庆之[5]和笔者[6]（pp.15-16）都讨论过。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而言，这是魏晋以来佛典的习惯用法，六朝中土文献亦有少量用例。东汉译经中，只在《中本起经》卷上见到一例：‘拘律陀见彼容悦，疑得甘露。即问优波替：‘得甘露那？勿违本要，惠及少少。’[4]卷上，p.153c)①较多的是魏晋时期的用例。

(2) 颇(有)……不”

中古时期，“颇”有疑问副词的用法，常和句尾的“不(否)”、“未”、“乎”等配合使用，表示疑问(询问)。可参看江蓝生文[7]（pp.158-161）。

谓阿难曰：‘人云瞿昙弟子智慧第一，颇有此不？’[1]卷一，p.31c)

汝颇见犯欲人能飞不也？[1]卷一，p.33a)

又问曰：‘颇有欲意不？’[1]卷三，p.40a)

又问曰：‘汝先时颇瞻视他病不？’[1]卷四，p.43b)

堕地便言：‘世间颇有金银七宝，可持布施不？’[1]卷五，p.48a)

问贾人曰：‘天下人中，形容姿貌颇有胜我者不？’[1]卷五，p.49c)

类似这样用“颇”加疑问语气词的疑问句，在东汉时期的翻译佛经中十分罕见。遇笑容、曹广顺指出：‘后汉译经中，我们只在《中本起经》中看到“颇VP不”出现，其他使用的都是南北朝译经。本土文献只有《三国志》和《世说新语》里出现了少量的例子，其他几种都没有。’[8]而《分别功德论》集中出现了6例，这正说明其翻译年代应该不早于三国。

(3) 特指问句疑问词语

特指问句疑问词语很多，本文仅讨论“何者”和“何等人”两种形式。

①何者。《分别功德论》“何者”有14例，有三种用法：其一，表示选择；其二，表示事物疑问；其三，用于解释原因。三种用法各举一例如下：

有人问射法：‘一人射百步玄毛，一人射地尘出。何者为难？’答曰：‘玄毛为难。’[1]卷四，p.44b)

何者契经？[1]卷一，p.32a)

声闻家戒，喻若膝上花，动则解散；大士戒者，喻若头插花，行止不动。何者？小乘捡形动，则越仪。大士领心不拘外轨也。[1]卷二，p.36b-c)

这三种用法在东汉的中土文献中多见。但东汉佛经疑问句未见“何者”。表示选择和事物疑问的“何者”，东汉佛经用“何”，例不赘举。解释原因的“何者”，东汉佛经用“何以故”、“所以者何”等。例如：

誓其辞曰：‘至于斯难化之人民未得成就者，吾终不取无上正真道。所以者何？今我以为斯故，以誓自誓也。’[9]（p.17b)

设住其中者，为不随般若波罗蜜教。何以故？行识故。[10]（p.426a)

②何等人。《分别功德论》有4例“何等人”表示人物疑问，而东汉佛经未见“何等人”用例。

问曰：‘君是何等人？’曰：‘吾是沙门。’[1]卷四，p.41a)

举头视曰：‘是何等人？’答曰：‘我是贾客所道者。’[1]卷五，p.49c)

① 本例‘那’，宋元明三本作‘耶’。

(二) 词汇方面

1. 佛经译名

考察佛经名词的异译,是考辨可疑佛经翻译年代的方法之一。在《分别功德论》里,从佛经译名方面也可以看出翻译年代的蛛丝马迹。

(1)阿那律。“时佛为大会说法,阿那律在坐上睡眠。[1]卷四 p.41c)阿那律,梵名 Aniruddha,巴利名 Anuruddha。又作阿尼卢陀、阿难律、阿楼陀等。意译无灭、如意、无障、无贪、随顺义人、不爭有无。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城之释氏,佛陀之从弟。考此译名,东汉译经未见。三国以降,始见其名,如支谦译经:

父母爱念,便将小儿,与阿那律,令作沙弥。[11]卷九 p.245a)

佛告长老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12] p.522c)

此外,还见于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和旧题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

(2)阿练若。“昔有比丘作阿练若,常行乞食。[1]卷二 p.37a)阿练若,即阿兰若,梵语 aranya,巴利语 aranna 之音译。又作阿练茹、阿练若、阿兰那、阿兰攘、阿兰拏,略称兰若、练若。译为山林、荒野,指适合于出家人修行与居住之僻静场所;又译为远离处、寂静处、最闲处、无诤处。此译名也出现在魏晋以来的译经中,如:

彼时尊者卢耶强耆,在释鞞瘦阿练若窟中^①。

时尊者鸯崛髻,修阿练若,行无人之处,常乞食,不选择家^②。

(3)耆婆、耆域。“耆婆”耆域”,史光辉(2001)曾论及,可以参看[13] p.137):

时阿难背上生瘤,佛命耆婆治阿难所患。耆婆白佛:不敢以手近阿难背。”佛告耆婆:但治勿疑。[1]卷三 p.37c)

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1]卷四 p.41c)

“耆婆”,梵名 Jivaka。又作耆婆伽、祇婆、时婆、耆域、时缚迦,为佛陀时代之名医。虔诚信仰佛教,屡次治愈佛弟子之病。曾引导弑父之阿笈世王至佛陀面前忏悔。其名声可媲美我国战国时代之扁鹊。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耆婆”一名最早见于三国译经:“时诸眷属,载其尸骸,诣于冢间,请大医耆婆,破腹看之。[11]卷一〇 p.25c)仅此一例而已。此外,在失译《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凡九见,在旧题康孟详译《兴起行经》中凡七见,但这两部佛经的翻译年代均有问题,都不能视为东汉译经。西晋以降,如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修行道地经》、《佛说幻士仁贤经》等经中均见此词。

“耆域”,东汉、三国译经均未见。惟在失译《杂譬喻经》中见到 3 例。如:

佛命耆域:取此儿来。”耆域即取来出,还本居士。[14] p.527b)

耆域命终,天下药草一时涕哭,俱发声言:“我皆可用治病,惟有耆域能明我耳。”[14] p.529c)

(4)南无。“昔有长者,将奴礼偷婆云:南无十力世尊。‘奴在后礼云:南无十一力如来。’[1]卷三 p.37c)两例“无”,宋元明三本及宫本并作“谟”。南无,梵语 Namas,亦译作“南谟”,归命、敬礼的意思。据初步考察,此词东汉译经未见,始见于三国时期的译经^③。如:

悉起为阿弥陀佛作礼,以头脑著地,皆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檀。[15] p.316c)

① 参见《尊上经》(失译,后误西晋竺法护),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1985年版,第886页,第529页。

② 《鸯崛髻经》(原失译,后作西晋法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1985年版,第511页。

③ 史光辉曾有文讨论“南无”,参见《东汉佛经词汇研究》第137、139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时诸商人 各共同时 称南无佛陀。[11]卷九 p.244b)

时五百人俱发大声 称南无佛。[14] p.529a-b)

此外 在《大方便佛报恩经》、《旧杂譬喻经》等经中也见此词。据研究 这两部佛经的翻译年代不会早于三国。这样看来 “南无”大概是从三国起出现在译经中的佛经译音词。

“南无”宋、元、明三本及宫本又作“南谟”者 据查检《大藏经》语料库 “南谟”一词出现较晚 见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唐人译经 《分别功德论》当然不会晚过南北朝 宋、元、明三本及宫本不可信。

(5) 岚。“何谓众生不可思议？或云劫烧后 水补火处 随岚吹造宫殿讫 下有地肥。[1]卷一 p.31a)按：“随岚”，山风。陈秀兰认为“岚”系梵语 *vairambha* 一词中-ram-的译音[16] 检东汉佛经 未见“岚”字。在晋代佛典中 倒是见到此字的不少用例：

有风名随岚及断截风 飘坏三千大千世界 还复如故。[17] p.31c)

复有风起名曰随岚 吹此水聚着一处。[18] p.736c)

“随岚”音转则为“旋岚”、“惟岚”：

四方诸风及寒热 旋岚(宋、元、明三本 宫本 圣本作“随蓝”)之风亦成败。[19] p.207b)

天下有风 其名惟岚。惟岚一起 山山相搏。斯风有灭 况汝小躯 何等比数 但当念佛。

[20] p.828b)

此外 也用“岚”作为记音字。如：

天子复问：“殊师利 云何菩萨得入僧萨陀岚生死法？”[21] p.109a)

十二者般遮罗阿拘岚王。[22] p.727a) (此“岚”是梵语记音字。)

可见“岚”、“随岚”是晋代流行的佛教译名。中土典籍也大致如此 对此何亚南已有论述[23]。上述各例最早也只是三国、西晋时期的翻译佛典 由此可见《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

2. 普通语词

除此之外 我们还对部分普通语词的产生年代作了考察。它们是：

(1) 双生儿。“有双生儿弃之于路 有人收取 养长令大。各出家为道。无人与作字 即字为道生。[1]卷五 p.51c) 双生”犹今言双胞胎 已见于汉人注疏。《公羊传·隐公元年》：“立子以贵不以长。”[24] p.2197b) 汉何休注：“其双生也 质家据见 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 立后生。[24] p.2197c) 双生儿”不仅在佛典中未见用例 在早期中土典籍中似也未见用例。《汉语大词典》未立“双生儿”条 在“双生”条下举《南齐书·五行志》有“双生二儿”一语 又有“双生子”条 举宋马永卿《懒真子》为书证。

(2) 骆驼。“较法从十驴始 云十驴力不如一凡骆驼力 十凡骆驼力不如一凡象力 十凡象不如一细脚象力。[1]卷一 p.30a) 骆驼”在中土典籍中出现较早 《汉语大词典》已经引汉代陆贾《新语》为例。但在佛典中则出现较晚 我们只在西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生经》、东晋鸠摩罗什译《正法华经》等经中见到用例。

(3) 算术。“城中有梵志 明于算术 于九十五种中最为第一。[1]卷一 p.31c) 有梵志从阿难学算术 见阿难颜色发明 告阿笏世王曰：阿难颜色异常 将欲取涅槃耶？”[1]卷二 p.37b) 算术”在中土文献中 大约产生于魏晋 《汉语大词典》首例举《三国志》。考察佛典用例 则较早见于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所欲致患经》等。

(4) 秃头。如：“行者 犹昔火録童子诃迦叶佛言：秃头沙门何有道？道难得能得道也。”[1](卷一 p.33a) 从笔者的调查来看 “秃头”一词东汉、三国两个时期的翻译佛经都不见 较早见于晋代译经 如苻秦昙摩难提译《增壹阿含经》、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等。

(5) 殊途同归。如：“一法亦断结 四法亦断结 俱至涅槃 殊途同归耳。[1]卷二 p.33c) 或因息以悟 或分别解了 或头陀守节 或多闻强记 或神足识微 或指或训悟——所谓殊途而同归也。[1]

(卷三 p. 39a)此例宋元明三本及宫本“途”作“塗”。“殊途同归”源于《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塗”[25] [p. 87C]。作“殊塗同归”者,则较早见于《宋书·律历志中》载三国魏陈群《奏定历》:“皆综尽典理,殊塗同归。”[26] [p. 231]佛典中,此成语产生较晚《五灯会元》有其例。

[参 考 文 献]

- [1] 失译. 分别功德论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2] 吕澂.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 [3] 曹广顺. 遇笑容. 从语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译经的翻译年代问题 [A]. 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 汉语史研究集刊 第3辑 [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1-9.
- [4] (后汉) 昙果. 康孟详. 中本起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5] 朱庆之.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 [6] 方一新, 王云路. 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J]. 古汉语研究, 1994 (1): 11-16.
- [7] 江蓝生.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8] 遇笑容, 曹广顺. 中古汉语中的“VP不”式疑问句 [A]. 北京大学中文系. 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25-135.
- [9] (后汉) 安玄. 严佛调. 法镜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0] (后汉) 支谶. 道行般若经. 卷一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1] (三国吴) 支谦. 撰集百缘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2] (三国吴) 支谦. 佛说维摩诘经. 卷上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3] 史光辉. 东汉佛经词汇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2001.
- [14] 失译. 杂譬喻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5] (三国吴) 支谦. 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 卷下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6] 陈秀兰. 也考“岚风” [J]. 中国语文, 1999 (4): 319-320.
- [17] (西晋) 竺法护. 佛说幻土仁贤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8] (东晋) 僧伽提婆. 增壹阿含经. 卷三四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19] (西晋) 竺法护. 修行道地经. 卷四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20] 失译(附西晋录). 佛说佛大僧大经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21] (西晋) 竺法护. 佛说须真天子经. 卷三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22] (姚秦) 竺佛念. 出曜经. 卷二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大正藏本, 1985.
- [23] 何亚南. 释“岚” [J]. 中国语文, 1999 (4): 317-318.
- [24] (汉) 何休(注)(唐) 徐彦(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下, 1997.
- [25] 周易·系辞: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三经注疏》上, 1997.
- [26] (梁) 沈约. 宋书: 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责任编辑 徐枫]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Year of Translation of Fen Bie Gong De Lun

FANG Yi-xin, GAO Lie-guo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Fen Bie Gong De Lun, as a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whose translator remains unknown, us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atalogue of Buddhist classic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owever, the philological phenomena listed below indicate that the book is unlikely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1) Grammar :

* Passive form : The use of “ bei ”-type passive-form sentences reach 22.2 per cent in the translation , whereas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ave no such type of sentences at all.

* Interrogative sentence :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that use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make up 39 per cent of the total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only 6.9 per cent.

* Special questions : Special questions that use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constitute 25.6 per cent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only 3 per cent.

* Yes-no questions : Yes-no questions that use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account for 100%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63.4 per cent.

* Rhetorical questions : Rhetorical questions that use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form 92.3 per cent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19.6 per cent.

* Alternative questions : Alternative questions that use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constitute 90 per cent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48 per cent.

* Auxiliary words of mood used : There are “ yē (耶) , “ yě (也) , “ hū (乎) , “ zhě (者) , “ nuò (那) , “ yú (与、欤) and “ zǐ (哉) , whereas those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are “ hū (乎) , “ yē (耶) , “ zhě (者) , “ yě (也) , “ ěr (耳) , “ ěr (尔) and “ zǐ (哉) . The auxiliary word of mood that is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said scripture is “ yē (耶) , whereas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 the word that appears most is “ hū (乎) . In the scripture can be found the proven examples of the use then-newly-developed auxiliary word of tone “ nuò (那) . In the same book , the use of “ pō...bù (颇……不) type tag questions is much more frequent than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And no interrogative words of special questions such as “ hézhě (何者) and “ héděngrén (何等人)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re found at all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Eastern Han.

(2) Lexicon :

* Translated terms of Buddhist scripture : Those like “ ānàlǜ (阿那律) , “ āliànruò (阿练若) , “ qípó (耆婆) “ qíyù (耆域) , “ nāmo (南无) , and “ lún (岚) in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are not used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 Common terms : Those like “ shuāngshēngér (双生儿 , “ twin ”) , “ luòtuó (骆驼 , “ camel ”) , “ suànshù (算术 , “ arithmetic ”) , “ tūtóu (秃头 , “ baldhead ”) , and “ shūtútóngguī (殊途同归 , “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 in the scripture are not available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leads to the tentative conclusion that the style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Fen Bie Gong De Lu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refore , its translation could be dated ,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 as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 Buddhist scriptures ; grammar ; lexicon ; Eastern Han Dynasty